桂香

□ 柳红樱

表姐叫桂香，舅舅的女儿，农历八月十五出生。

外婆说，那晚月亮又圆又大，院坝里的桂花正好开了。舅舅瞅了一眼那棵老桂树，名字就有了——桂香。

桂香只比我妈小九岁，辈分上是姑侄，实际像一对姐妹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桂香表姐和中秋是分不开的。

小时候的中秋，我们常回舅舅农村的家。远远的，就能看见院坝里已经铺开了阵仗——舅妈在灶房里蒸糯米，舅舅在树下铺白布准备打桂花。桂香表姐围裙一系，就成了总指挥。

那棵桂树比我年纪还大。中秋那天，花开得最盛，香气把整个院子都腌透了。舅舅用竹竿轻轻一敲，桂花簌簌落下来，像一场细密的雨。表姐洗净晾干，一半撒在糍粑上，一半泡在酒里。

打糍粑是个力气活。蒸熟的糯米倒进石臼，表姐夫和舅舅轮流抡木杵，一下一下砸进去，发出闷闷的“咚咚”声。表姐蹲在旁边，趁他们歇气时伸手翻糯米团，手指被烫得直吹气，却笑着说：“你们这力道不行，打出来不糯。”她挽起袖子自己抡了十几下，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珠。

糍粑打好，揪成剂子，压成圆形。表姐拿筷子头蘸红曲米，在每块糍粑上点上三朵小花。白胖胖的糍粑顶着嫣红的点，像羞红了脸的月亮。月饼则是从镇上买来的，用油纸包着，五仁的、豆沙的，切开分着吃。

入夜，一家人把竹椅搬到院坝里。桌上摆着糍粑、月饼、花生、毛豆，还有一壶表姐泡的桂花酒。月亮从桂树后面慢慢爬上来，起初是淡金色的，升到半空就白了。我妈和表姐并排坐着，肩膀挨着肩膀。她们不太说话，偶尔你给我剥颗花生，我给你掰块月饼。

有一年，我妈做手术。表姐第二天一早赶到，怀里抱着一罐刚熬的鸡汤，罐子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。进了病房，她也不多问，放下东西就去打热水，给我妈擦脸、擦手，动作又轻又稳，像照顾一个小孩。我妈闭着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叫了她一声“桂香”。

“嗯，我在呢。”表姐应得平常，像她一直都在。

我妈出院那天，表姐把冰箱塞满了分装好的菜，每袋上都贴了纸条：红烧、炖汤、清炒。字歪歪扭扭，但每一笔都用力。她临上车前回头说：“姑，你好好的。中秋回去，我给你打糍粑。”

我妈站在门口，点了点头，眼圈红了。

后来表姐也进了城。城里没有院坝，没有桂树，但她依然会在中秋前备好糍粑。我去她家，她正从厨房端出一盘刚切好的糍粑，转身看见我，笑了：“来了啊。今年的米特别糯。”

我走过去，看见盘子里雪白的糍粑，表面撒着金黄的桂花。香气扑面而来，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是表姐身上的味道——哪怕她在城里生活了许多年，一到中秋，她身上就自动沾满糯米和桂花的香。

月亮升到中天。表姐端出糍粑和买来的月饼，糍粑上照例点着三朵小红花。我拿起一块糍粑，咬下去，糯米的甜里带着桂花的清苦——像她的一生，香而不腻，苦而不言。月饼是五仁的，青红丝藏在馅里，像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，平时不觉得，咬到了，才知道一直在。

我抬头看月亮，觉得它比往年都亮。大概是沾了桂香吧。

（作者系忠县人，现居成都）

打糍粑

□ 聂厅

“八月十五月儿明，爷爷为我打月饼，月饼圆圆甜又香，一块月饼一片情……”记得儿时在故乡，每临近农历八月十五，我们就会唱起这支歌。

儿时在故乡，月饼是稀罕物。中秋节乡下虽不吃月饼，却是要打糍粑的。

中秋节前，乡下的糯谷、苞谷、黄豆等主要农作物均已入仓，秋收基本完成，农人也可喘口气儿。季节运行到此，打糍粑最能体现中秋节的仪式感。

母亲头天夜里会把糯米倒进清水中浸泡。次日一大早，经过一夜浸润的糯米变得颗粒晶莹，像珍珠一样泛着白玉之光。祖母这时开始生火，干燥的木材在灶底呼啦啦地燃。火通人性，知道今天的重要性，尽力为节日添些喜气，一会儿便将锅里的水烧得沸腾。

母亲将淘净的糯米倒进木甑（川渝地区用于蒸米饭的特制木桶），静待糯米蒸成糯米饭。这是值得期待的等候，就像在春天等待一场花开。

打糍粑的工具——对窝（石臼）和捣杵早已洗得干干净净。父亲仔细在对窝和捣杵表层涂上熟油，防止糯米饭粘连。约半小时后，灶房里飘出糯米饭的清香，这味让整个厨房都变得软糯起来。母亲看着甑口冒着大气便知快熟了，只等收气（回气）后便可出甑。

又过了两三分钟，甑口的“粗喘”变成了微弱的“叹息”。“好了！”随着母亲的吆喝，父亲两手已备好湿毛巾，双手将木甑一口气抱至室外的对窝前。一个漂亮的倒扣，所有的糯米饭倾入对窝里。此时的对窝热气腾腾，趁着这股热气，我和哥哥的捣杵已经舂起来。我的力量较小，捣杵只能浅浅插入，大哥稍强一些。主力军还得是父亲，他能将捣杵插进糯米饭一半有余。我们父子三人不敢停歇，高频率捣动，几乎赶上小鸡啄米的速度。

打糍粑必须要趁着糯米饭的热乎劲才能将它揉碎、打烂，若糯米饭变凉、变硬，就打不成糍粑了。即便我们的胳膊已经酸软，也要一鼓作气。父亲一边干活一边鼓劲，大约五六分钟，对窝里大部分的糯米饭已被捣成面筋状，达到制作糍粑的标准。父亲再次发号施令，大家合力将糍粑翻个身，把底部的糯米饭再重新捣一遍。

一番操作过后，糍粑终于打好了。母亲将刷过油的筲箕放到跟前，我们父子三人再一次协调动作，三根捣杵深深地插入糍粑内，父亲一声令下，我们“唰”地一下将对窝里的糍粑提出，顺势落入筲箕里。

兄弟几个早已垂涎欲滴。母亲顺手揪几坨递过来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。这时的糍粑还有余温，但已不烫，正合适。入口软糯伴有少许弹性，糯米的清香中泛着淡淡的甜味。母亲让我们上桌蘸料，桌子上摆好了两碟炒黄豆面和白砂糖。糍粑蘸黄豆面是故乡最盛行的吃法，也是最有灵魂的吃法。

黄豆面具有一定侵略性，一次不能粘太多。若粘得厚了，一入口，它“噗”的一下蹿进口腔，经过漫长咀嚼，与唾液综合后，才渐渐还原出糍粑的味道。因此，浅蘸慢吃方得其趣，这似乎暗合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的道理。黄豆面的加入，让糍粑变得不那么粘牙且余味悠久，这是农家人总结出的饮食智慧。

母亲将糍粑切成约两斤一大块，然后把它们压成糍粑饼，其形像一个大大的月饼，又像一轮饱满的月亮。糍粑饼放凉后作为亲戚之间馈赠所用，当然也会留一些给孩子们做煎糍粑。

煎糍粑方法很简单，和煎豆腐差不多。待油温高后下锅，糍粑块在锅里“滋滋”地叫，稍许，便会鼓起一个个小泡，这时便可以翻面。翻过来的这一面已经煎得金黄，待另一面边缘开始卷翘时，就差不多煎好了，然后趁热将其捞出，放入黄豆面盘里。煎过的糍粑表层焦脆，内里软糯。菜油香、米香、锅巴香、豆面香融合，在口腔内扩张，持久地占据着味蕾，这又是另一种风味。

写到此处，竟然口舌生津。离开故乡后，就再也没有那种氛围了。居住在城市里，各大商超在中秋节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启了月饼的促销活动。有了月饼，糍粑只能退而求其次。偶尔应父母要求，在中秋节也打过几回糍粑，但没有故乡那种专业打糍粑的器具和环境，糍粑也品尝不出当年的味道，更不要说那份真趣了。

味觉，或许是最深的乡愁。我们尝遍世味，却总在某一刻，突然思念起故乡某一样食物。那味道里，藏的不只是舌尖的体验，更是一整个世界的温度——灶火蒸腾的热气、家人协作的欢笑、节日特有的庄重与喜悦。

糍粑如是，中秋亦如是。它提醒着我们：有些味道，注定只能在一片特定的土地、一群亲密的人、一种虔诚的心境中，才能被完整地品尝。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糍粑的本味，更是一种与天地、与农时、与亲人共呼吸的节律，一种手工时代特有的厚重与温度。

月亮依旧那么亮、那么圆，糍粑的香味却飘散在岁月里。只要我们还记得、还讲述、还回味，那一口软糯，便永远会在记忆深处，为我们留着一份不曾冷却的温柔。

（作者系忠县人，现居湖北）

明月今夕照我还

□ 郑凌红

中秋了。得去父母那里看一看。

月亮渐渐爬上每个人的心头。我逮着自己一个人出发的机缘，开车上路。

书要带几本。现在这个屋子里属于我的书越来越多了，每次买起书来毫不含糊。买完书，就感到痛快，觉得思想上的修炼又上了一个小小的台阶。化妆品也要带上。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，脸上还写满了沧桑。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要带上，不带上它，就觉得心里提着十五只吊桶，七上八下。因为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在路上，我会遇见新的灵感，如同那些年对着一轮圆月的无尽遐思。

沿着老路慢慢开车，路上行人不多。乡下的父亲，如果兴致高的话，此刻正在看新闻。这个当过兵的男人在电视机前每次都是正襟危坐。如果兴致不高的话，按照眼下的温度，他会把房间里的空调开到二十八度。

这样想起的时候，我的嘴角微微上扬。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选了常听的频道。我喜欢这样自然流淌出来的快感，都是随心的歌，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播放哪种熟悉的旋律，会流出怎样的文字精灵，又怎样一不小心就搅动了你的左心房漩涡。

我沿着一条溪流的方向，从南往北开，从一条河的中下游往中上游开。

乡村里的人很悠闲，我用30码的速度在即将拐弯处，看到三三两两的路人坐在水岸边，坐在小板凳上，那神情，自然与高处的圆月有关。我在想，他们看月亮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会指望着月亮在某一个瞬间，把平淡的日子照得更透亮一些。

一条狗打断了我的深思，它蹿出来的时候，放在车手柄旁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由于开启了震动模式，“咕咕咕”的声响持续了四五十秒。这些年我开始渴望远离一些声音，比如手机的铃声，城市夜晚的车声，以及言不由衷吐露的语言，那样的语言和表情不相符。就像城里的月光，和乡下的月光，其实本没有什么不同。只是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心境，不同的视角罢了。

放慢速度，在一个叫做“长亭”的路段停了下来。这样的长亭，好比是典籍里的长亭，即使没有古道，心里面却依稀可见芳草碧连天。抬头看车窗外的月，天上的月，心生敬仰，打了一个又一个激灵。也许，月亮不光映照着世人，也映照着每一个人的人生。有时候，缺也是一种圆。而圆，也是一种缺。幸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圆，一次又一次的缺。

看到如同植入血液的号码，忍不住翻开机盖，有点不耐烦，也有点释然。用右手食指从红色划向绿色，从亢奋划向安宁。

父亲问：“到哪里了，还有多久？”

我说：“快到了，还有十来分钟。”

父亲说：“慢慢开，我和你妈还在看电视，等你。”

我答道：“月光很亮，开车很舒服。”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中秋咏月组诗

□ 刘明文

其一·望月

玉盘初出海东头，万里清光照水流。
桂子飘香风细细，银河泻影夜悠悠。
云开远岫千峰静，露冷高梧一叶愁。
独倚危楼凝望久，不知身世在瀛洲。

其二·对月

碧空无际暮云收，皎皎冰轮挂斗牛。
把酒欲邀千里共，举杯还忆去年游。
关山有恨书难寄，江海多情泪暗流。
此夜相思何处是，清辉两地对吟讴。

其三·问月

今宵何夕月当头，欲问嫦娥几度秋。
玉兔捣残千载药，金蟾啼破一怀愁。
人间聚散寻常事，天上阴晴自在流。
莫怪临风频怅望，此生能见梦中留。

（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）

〔小石调·青杏儿〕中秋对月

□ 吴宗权

佳气满庭轩，问今宵、月伴人圆？冰轮碾玉祥辉遍，良辰共醉，阖家同庆，笑语音喧。〔幺〕何必酒樽悬，至亲聚、意醉心田。院中对坐情无限，桂香盈袖，榴甘沁齿，素影婵娟。

（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）

中秋寄怀

□ 韩宏

小雾绕篱田，青苍风吐烟。
蟾宫光渐落，仙桂影还连。
千里追云路，晨昏梦邑川。
今宵共一月，仰首可团圆？

（作者系忠县司法局退休职工）

土家团圆宴

□ 陈素英

（作者系忠县“磨子土家画乡”农民画工）